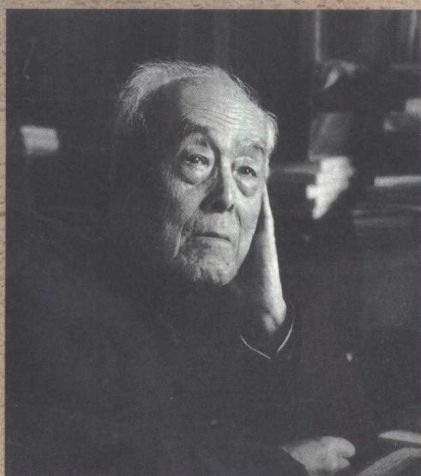




季羨林

人生漫笔

季羨林 著

同心出版社

学者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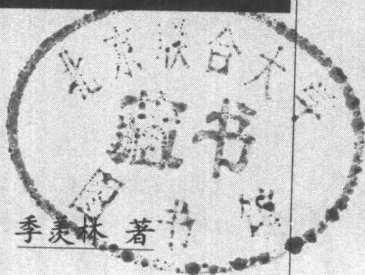
主编：邓九平

编委：牛 汉 邵燕祥 王得后

钱理群 王富仁 邓九平

季羨林

人生漫笔



165570



北京联大 00076667

同 心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人生漫笔/季羨林著.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0.1

ISBN 7-80593-431-2

I. 季… II. 季…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158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邮编: 100734 电话: (010) 65298830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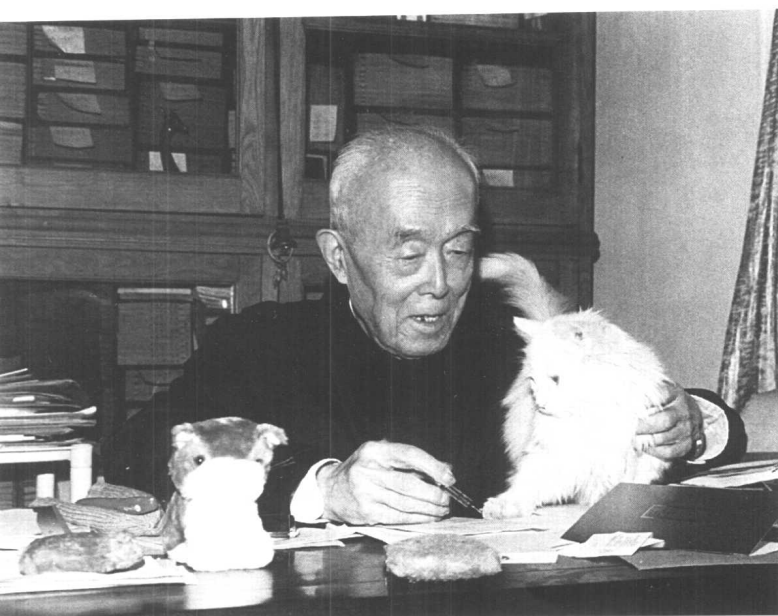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1.00 元



季羨林先生在朗润园内清塘荷畔



季羨林先生与“咪咪二世”

季羨林先生在政协礼堂前与友人合影

(第二排从右向左：黄宗江、张中行、丁聪、陶大庸、启功、季羨林、钟敬文、张岱年、吴祖光、任继愈、何慈全、林林；后排右二王得后、右四乐黛云、右七高莽、右九钱理群、右十韩静霆、右十三刘梦溪、右十八李锐、右十九李玉洁、右二十母国政；后排左三姜德明、左五陈原、左六解思忠、左七柳萌、左九邵燕祥、左十舒乙、左十三郭预衡、左十四牛汉、左十五林斤澜。)





季羨林先生书房小照

目录

忆君魂在潇湘月

- 3 回忆陈寅恪先生
16 回忆吴宓先生
19 回忆汤用彤先生
29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35 悼念邓广铭先生
40 怀念乔木
48 记张岱年先生
50 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岁时无历叶知秋

- 79 我写我
82 我的童年
92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98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133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40 风雨同舟 50 年
——我和民盟的关系

逝水流年真情在

- 145 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
148 梦萦未名湖
153 我看北大

目 录

158 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

164 梦萦水木清华

漫漫教色话家常

171 容 忍

173 毁 誉

175 作 文

179 邠 人

183 人 生

185 论人生

187 论博士

190 论教授

193 论包装

196 漫谈皇帝

198 漫谈消费

203 漫谈撒谎

207 漫谈散文

215 漫谈书院

218 漫谈梵文研究

220 世态炎凉

222 三思而行

224 走运与倒霉

226 缘分与命运

229 不完美才是人生

232 真理愈辨愈明吗

目 录

- 235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应当说谎
237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

落花旧影思故乡

- 241 神奇的丝瓜
244 幽径悲剧
249 二月兰
255 荷之韵
256 清塘荷韵
261 槐 花
264 晨 趣
267 喜 雨
271 老 猫
282 咪 咪

清茶淡话情无涯

- 289 八十述怀
294 1995 年元旦抒怀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297 虎年抒怀
304 我同澳门的因缘
308 月是故乡明
311 在病房中
315 长寿之道
317 老 年

1997.12.3

目录

319 谈所谓“老龄化社会”

静室常伴读书人

323 我和书

325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328 我的书斋

331 我和北大图书馆

334 读朱自清《背影》

337 我读《蒙田随笔》

学海无涯勤是岸

345 我的学术总结

390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396 谈翻译

403 论新体旧诗

406 民族性

409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415 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想

——为老友王元化教授八秩华诞寿

419 门外中外文论絮语

帆君遙在瀟湘月

季羨林人生漫筆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 65 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 1930 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

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udum），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

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能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

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 10 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 10 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复。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 1945 年，在我来到哥廷根 10 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 10 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